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三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何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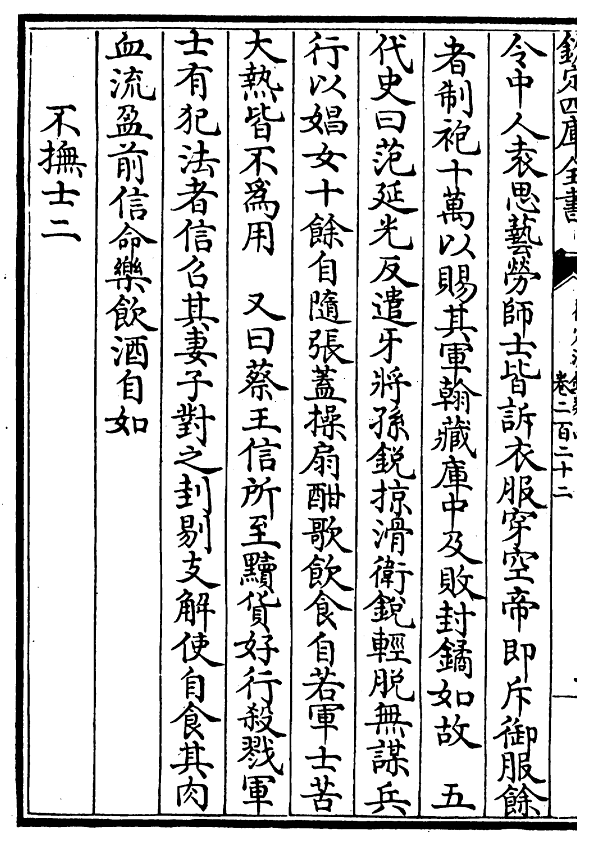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七

武功部十七 不撫士 縱敵 勞人 將交惡 乞師 增質子 救援 退散 敗將 善敗

不撫士一

增唐書哥舒翰傳曰翰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恤士飢寒有陷民甚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樗蒲飲酒彈箜篌琵琶爲樂而士米粃不饜帝



令中人表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斥御服餘者制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鐍如故　五代史曰范延光反遣牙將孫銳掠滑衛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　又曰蔡王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

不撫士二

原睨酒　乞穤左傳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云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予與褐之父睨之注蕊然服飾備也睨邪視也言已與被褐之人同得視之不得飲言吳王夫差不恤士也　晉宣帝仲達兵士寒涷乞穤帝不與或曰王府故穤可以賜之帝曰穤者官物人臣無得私施　蹴鞠

芻豢漢嫖姚將軍霍去病少貴不省士其從軍上遣大官齎數十乘而士有飢色其在塞外卒乏糧不能自振去病尚穿地蹴鞠注穿地作鞠室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蹵蹴而戲　楚子反攻秦士卒分菽糧而食將軍芻豢黍稷戰敗毋閉門不納

鶴有祿位　將不省兵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　下晁錯策

未嘗撫衆　不恤小人晉謝萬受任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謂曰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乃集諸將以

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也將益恨之　蜀志關羽善待卒而驕士大夫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不撫士三

增損糧以漁利　唐書長平王叔良傳武德初鎮涇州捍薛仁杲仁杲内史令翟長孫以衆降於是大饑米斗千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

倡優蒲簺相娛樂　又高適傳曰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于河池因言哥舒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監軍諸將以倡優蒲簺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

高鹽直賤帛估　又陸長源傳曰董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帑帛為軍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孟叔度希望又債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

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為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為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

刮地以去

又程日華傳曰日華為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以滄畀彊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牢守孝忠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恒州既治裝悉帑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飢死刺史不棄毫髮恤吾急令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共逼日華領州

給故繒陳綵

又皇甫鎛傳曰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許直鎛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鎛指所著鞾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

詬責士皆曰反虜

又張宏靖傳曰宏靖為盧龍節度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

不撫士四

增䟽唐辛替否䟽曰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

縱敵一

增三國典畧曰侯景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使謂慕容紹宗曰景若被擒公復何所用紹宗乃緩之　晉書載記曰王陵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抷

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抔入壘門爲勒獲勒質末抔遣使求之於疾陸眷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抔一人故縱成擒之寇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　唐書李軌傳曰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贇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坑之　又薛仁貴傳曰仁貴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

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絶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耶　遼史曰伊都率千餘騎叛入金天祚遣知奚王府事蕭錫默北府宰相蕭德恭等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襲不及

縱敵二

原長寇 狎敵傳隨軍實而長寇讐下見穀梁 一縱 七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下諸葛孔明事 玩寇 勞師 不縱不武 不擊何俟有敵而不縱不可謂武趙穿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 脩德其避秦伯脩德晉其避之成師以出 閒彊而退以出閒彊敵而退非夫也 敵不可縱

寇不可玩縱敵患生 聊固吾圉 罔敵我師 軍旣失謀

寇將得計

縱敵三

增時不重得唐書康承訓傳曰賊龐勛欲乘勝攻承訓或言蠶月宜息衆力農勛父舉直曰時不

重得頤將軍無縱敵時承訓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伏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四萬

留賊爲富貴作地　又劉巨容傳曰巨容遷山南東道節度使大敗黄巢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

勞人一

增唐書哥舒曜傳曰李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　又李光弼傳曰史思明蔡希德攻光弼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

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　通鑑元紀曰劉深征八百媳婦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溪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

勞人二

原苟人罷而不恤　則魚爛而可憂　苟無城惡之虞盍念民罷之戒　警備結完國雖無患　役能罷弊人則不堪　恃陋無虞楚雖克莒　亟城不取秦亦敗

梁　苟失其防城郢必聞吳入也楚入不得其備溝宮豈免梁亡　雖安必思危備欲侔於天險　而民不堪命患亦生於土崩

勞人三

增市物繼屬於壘遞子背望於道唐書魏徵傳曰徵上疏云比者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别驅任市物繼屬于壘遞子背望于道　右戍四鎮左屯安東又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狃以寖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絶行役既久怨曠者多

勞人四

增䟽唐狄仁傑諫征伐䟽曰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葢憚勞人力也

增詺唐李贊皇一品集賜王元達洪敬詔曰由此孼童致玆暴露然獫狁孔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寧公旦有三年之役事非獲已諒匪勞人

將交惡一

增唐書馬燧傳曰初燧與李抱真不協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洺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元卿為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　五代史曰李唐賔與朱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賔伺察之珍與唐賔不協唐賔不忿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兩惜其材為和解之　又曰末帝以

賀瓌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於行臺晉軍逼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　八編類纂曰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

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

将交惡二

原廉藺　寇賈　史記廉頗曰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我羞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與爭望則引車避曰兩虎鬬勢不俱生吾先國家之急後私讐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史遷曰智勇兼之矣　後漢寇恂在潁川賈復部将犯法恂斬之復怒欲手刃恂恂每避後于帝坐相遇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為解之遂交歡

不以私憾　何以私怒　魏張遼屯合肥孫權圍之李典曰不可以私憾忘義率衆與遼破權　吳甘寧廚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恐殺之不即還後寧齎酒禮與蒙母蒙與升堂乃出廚下兒寧許不殺斯須還船縛于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勑船人增纜解衣卧蒙大怒擊鼓會兵欲

攻寧蒙母徒跣曰至尊待汝如骨肉何以私怒甘寧蒙聞母言即自至寧船笑曰老母待卿食寧噓欷曰負卿即與蒙俱見母歡宴永日

休欲罪逵　濬常疑渾

魏志帝欲假賈逵節曹休曰逵性剛侮易諸將不可以為督魏略曰休怨逵遂呵使勑豫州拾棄仗逵曰為國作豫州不為拾棄仗與休更相表魏書云休欲罪逵逵絕無言　晉王濬等伐吳濬不受渾節度濬先平吳後論功先後因不平渾子濟亦數毀濬濬常疑渾渾詣濬濬陳武備然後相見其相疑如此

二卿相惡　兩虎私鬬

左傳郤至曰楚有六間其二卿相惡二卿子重子反也此六間之一　詳上

增　詔書諭解

賜酒諭釋

唐書郭虔瓘傳曰虔瓘與安撫宣慰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　宋史高宗紀曰紹興五年劉光世韓世

忠張俊入辭命升殿以光世世忠有隙賜酒諭釋之皆感激奉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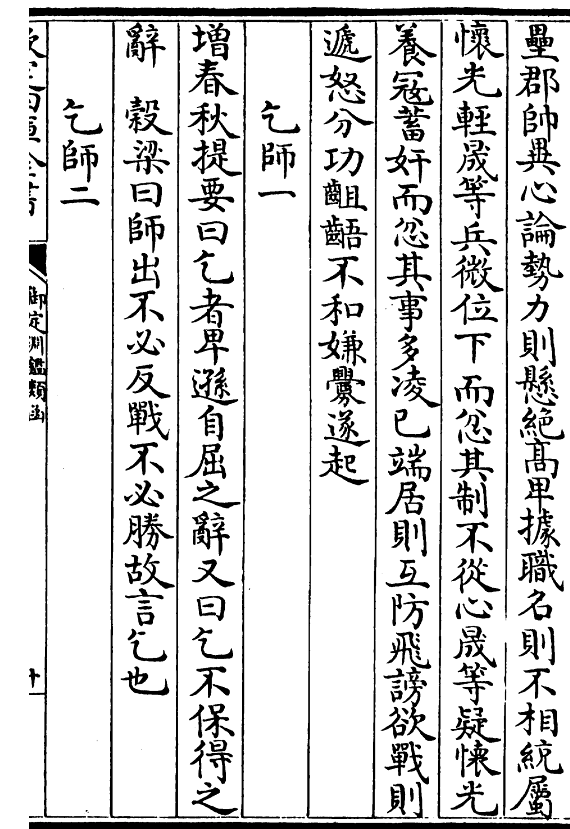
將交惡三

增且顧兩虎勿復私鬬南史韋叡傳曰胡景畧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畧一怒自嚙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畧曰且顧兩虎勿復私鬬

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八編類纂曰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

將交惡四

增奏議唐陸贄奏議李建徽陽惠元兵馬狀曰四軍按



壘郡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怒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

乞師一

增春秋提要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辭又曰乞不保得之辭　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乞師二

增左傳曰僖公二十六年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又曰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又曰成公十六年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注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又曰成公十七年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又曰成公十八年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又曰襄公二十四年齊侯將

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

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　又曰哀

公二十四年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

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

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唐書顔眞卿傳曰眞卿加河北

招討採訪使安禄山反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

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為金城清河西鄰

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

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為腹心他城運之如臂指耳眞卿為出兵六千　又辛讜傳曰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曰事急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戌夜踰淮坎岍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弁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朝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為且失泗則淮南為寇塲公詎能獨存耶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

公异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於地泣以謝衆既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為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濟愔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請復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杜審權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

十萬 又王重榮傳曰重榮懼巢復振憂之與楊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帥師從之遂平巢

乞師三

原告急 恤難 晉伐鄭鄭子駟如秦乞師曰大國在敝邑之宇内是以告急 同恤社稷之難

乞旅 藉兵 傳楚子囊乞旅于秦 漢陳餘從田横藉兵注藉借也 出送

重辭 宋圍華氏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五十乘犯師而出送之 穀梁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重辭也師

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也

七日之哭 一宿之行

左傳吳入楚楚申包胥詣秦乞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音水漿不入口七日而得兵 史趙魏攻韓韓使陳筮如秦乞師曰事急矣公雖病為一宿之行見穰侯穰侯曰急乎筮曰未急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言未急何筮曰急將變

乞師四

增使百輩往乃許

唐書劉仁恭傳曰仁恭為葛從周等所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為侵邢洺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仁恭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

蠟丸乞師

通鑑唐紀曰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于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

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于李克用請復軍府于潞州

乞師五

增詩唐耿湋代宋州將淮上乞師詩曰脣齒幸相依危亡故遠歸身輕百戰出家在數重圍上將堅深壘殘兵闕落暉常聞鐵劒利早晚借餘威

質子一

增左傳曰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穀梁曰誥誓不及五帝詛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

伯

質子二

增左傳曰定公三年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前漢書高帝紀曰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為質　又陳湯傳曰湯上疏言康居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功臣上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漢書明帝紀曰永平十七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唐書薛登傳曰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并為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臣謂顧亢侍子可一切禁絶武后不納　又南蠻傳曰髙駢遣浮圖景仙攝使往南詔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

朝乞盟請為兄弟若舅甥　通鑑唐紀曰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于朱全忠以妻子為質　又曰錢鏐命顧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鏐命其子傳璙為全武僕與偕之廣陵

質子三

增交質　兩屬 左傳曰王子孫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　漢書鄯善國傳曰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

通詔捕樓蘭王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

無益　不孝　左傳曰信不由衷質無益也又齊國佐對晉人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說隗囂　諷師道　後漢隗囂傳曰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　唐書李師道傳曰蔡平又遣亡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請曰公今歸國為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宏方入侍

隗囂捐子　馬超背父　囂遣子恂

入侍後囂反光武誅之　馬超據關中反家屬百口俱為曹操所殺

以子為質

以女為質　唐書陸長源傳曰劉正臣攝平盧節度使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真卿相結真卿喜以子為質而歸貲糧馬　又尉遲勝傳曰勝本王于闐國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為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質子四

增必唾其面　史記趙世家曰秦代趙趙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寘兒虎口　通鑑唐紀曰田頵徵犒軍錢二十萬緡于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以女次子傳璙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寘兒虎口傳璙曰紓國

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

請更以他王為質　康王為質于金斡里雅布名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

救援一

增左傳曰隱公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史記孫臏傳曰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

使齊使竊載與之齊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臏臏辭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捲即拳也）救鬭者不摶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

魏書傳永傳曰齊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沿淮為寇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往援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便渡適上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彭城王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幷勢以擊伯之頻有克捷　又裴駿傳曰蓋吳作亂於關中汾

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今為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　唐書曰突厥圍煬帝雁門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謂將軍雲定興宜先後吾軍為數十里使其晝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為大至則可不擊而走之不然

知我虚實則勝敗未可知也從之突厥候騎見其軍來不絶果馳告始畢可汗曰救兵大至矣遂引去　又辛讜傳曰讜學詩書重然諾走人所急居揚州慨然常有濟時意龎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挐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素聞其名讜亦謂慆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訣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至慆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　通鑑唐紀曰泗州援兵旣絶糧且盡人食薄粥閏

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　又曰吐蕃圍鹽州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

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　五代史曰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王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　又曰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李存審獨以為當救曰願假臣

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 梁紀曰石敬塘從鎮天平不受命曰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内檄諸鎮外求援契丹可乎 通鑑宋紀曰儂智髙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黄師宓父斬之以狥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脩守備城得不陷 又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於岳飛飛遣牛臯徐慶援之臯至遥語金將曰牛臯在此爾輩

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　又曰趙彦吶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載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弇州史料曰開平王卒於軍李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賊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為疑文忠按

劒叱曰閫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

救援二

原犄角 **脣齒** 左傳戎子駒支曰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 又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竊軍符 **絕糧道** 史魏信陵君無忌矯命令如姬竊軍符于魏王臥內矯發晉鄙軍以救趙 吳楚反攻梁梁急日使使請救于周亞夫亞夫堅壁不出梁請于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但絕吳糧道吳食盡而退擊大敗之

堅壁襲賊 **射戟罷兵** 後漢馬武王霸攻周建武敗奔霸堅壁示不相援賊乘勝輕進襲背破之 劉備求救于呂布布至謂諸軍曰元德布弟也故相救布好解鬬令植戟營門射小支中則諸軍皆罷一發中之諸軍皆伏遂罷

兵此亦宜倏弄丸之類 宗伯哀敗 大國救災 周禮宗伯以禬禮哀圍敗注同盟者會財以救若宋災也大國之于小國匡救其災 不救則恥 不救而勞 穀梁諸侯相滅亡齊不相救則桓公恥之 後漢書世祖擊赤眉耿純伯山營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夜攻純純選敢死士出賊後擊破之世祖明旦與諸將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大軍不可夜動故不相救也 增 請從簡書 不俟詔命 左傳曰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請救邢以從簡書 通鑑唐紀曰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霽雲斷指 處讓截耳 唐書張巡傳曰巡復遣南霽雲如臨淮告急賀蘭進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睢陽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

設聲樂義不忍獨饗雖食不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　五代史曰劉處讓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于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

觀望莫肯救　遷延不敢行

唐書張巡傳曰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　又李光弼傳曰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為元振繞死光弼愈恐吐蕃冦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

倍道至河中　間道詣興元

通鑑唐紀曰德宗幸奉天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

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歛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渡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　下詳不俟詔命注

救援三

增奉漏甕沃焦釜　春秋後齊語曰春攻趙長平齊楚救之趙人無食請粟于齊齊欲勿與周子曰不如與之以退秦兵不與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于齊楚扞蔽也猶齒之于脣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是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

出兵相犄角　唐書哥舒曜傳曰李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箕甬道屬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

聲聞數里　通鑑唐紀曰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已分軍三

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歛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栅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宏立死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黄柑遺敵　通鑑宋紀曰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彦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𠚫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黄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

救援四

增詩唐杜甫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詩曰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退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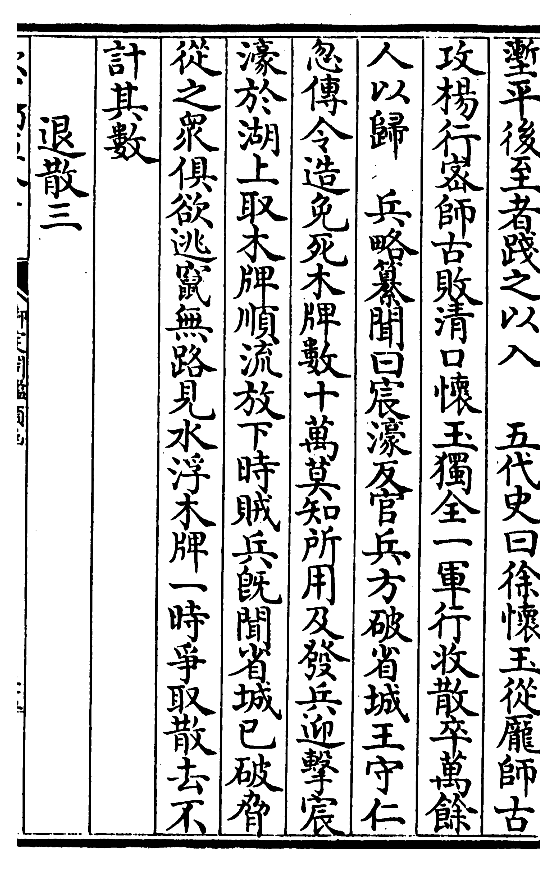
增周禮春官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牽主車恐為敵所得也）

退散二

增左傳曰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名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三國典略曰周武伐齊齊主親戰東偏頗有退者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進曰大家去齊主以淑妃奔高梁齊衆大潰軍資甲杖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在陣死者八千餘

人　唐書李密傳曰王世充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既
兩軍接埃霧昬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
世充督衆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譟曰獲密矣密軍亂
遂潰引騎遁武牢衆稍散　又郭子儀傳曰子儀與光
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
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
首迎王師　又曰乾元元年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安慶
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

容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收衛州進圍相州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　又哥舒翰傳曰翰與崔乾祐戰士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沉至縛矛盾乘以渡喧吽震天地賊乘之奔潰畧盡始關門有三壍士馬奔蹶相壓迮少選



塹平後至者踐之以入　五代史曰徐懷玉從龎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全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　兵略纂聞曰宸濠反官兵方破省城王守仁急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

退散三

原一青　三北孟明敗秦伯曰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　管仲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吾為怯知我親在故也　棄甲　倒戈華元棄甲復來　周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　大崩　重罪大崩曰敗績　失屬亡師為罪已重　抵罪　奉主魏志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母乞不坐是知古之將軍破于外而家罪于内其令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周禮云師不功則厭而奉主注厭喪冠也　喪師　覆師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席卷　瓦解　宵遁　宵潰　敗衂　逗撓　再敗有罪　七遇皆北遂越曰再敗軍師死且有罪　北戰敗也　轍亂　旗靡　風聲鶴唳齊師敗曹劌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苻堅以百萬入寇謝元謝

石以八萬拒之大敗堅師堅衆奔潰投江水為之不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 商周不敵 蔡衛不枝傳商周之不敵固將先敗 知難而退 聞彊而退軍志曰知難而退聞彊敵而退非夫也 軍有敗謀 師無成命 既未知兵 何以為將 此無遺鏃之費 彼有倒戈之功 戰士不能深入 大夫無乃淺為 授再衰三竭之鼓 呼再戰再北之師 晉人拔數奔之旆 衛侯去甚敗之旗 有令出征且期後勁 無剛嘗怒遽見出奔

退散四

增粉潰海錄碎事曰白羽纔揮亾徒粉潰聲如崩山通鑑宋紀曰金軍進次于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

無一人禦敵又曰金斡里雅布陷相濬二州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帥禁旅屯于黎陽河北岸金將達呼布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能渡哉遂陷滑州

每退必赭其地又曰契丹主伐元昊元昊請和樞密使蕭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

其地契丹馬無
所食因許和

退散五

增䟽唐周太元彈李聽䟽曰委貝州而不守焼刼無遺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憚包羞

敗將一

增衛公兵法曰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親而各述已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之者敗地利不得而足多戰陂者敗勞逸

無别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覘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絶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

敗將二

增史記刺客傳曰曹沬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　後漢書鄧禹傳曰禹與赤眉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敕曰

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棰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于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輙不利 又馮異傳曰鄧宏與異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還擊宏宏軍潰亂異與鄧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又蓋延傳曰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檝壞津梁僅而得免 宋書曰王元謨代守碻磝

江夏王義恭名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還至歷城義恭與元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耶　唐書高仙芝傳曰禄山反仙芝副榮王東討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封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令誠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揺衆仙芝棄陝地數百里朘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　又郭子儀傳

曰安禄山反克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潏水上賊安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辠於朝　又房琯傳曰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　又李聽傳曰史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遷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

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　又李師道傳曰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遣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懽晏平歸以為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内與妻孥戲博必敗之道　又張介然傳曰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日為奪光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

凡旬六日城陷　五代史曰劉彦貞之兵施利刃以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　徐岱奉天記曰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哲合統兵一萬屯於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小卒衆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交路又不設支軍賊諜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矛資糧山積馬萬餘蹄皆没焉　通鑑宋紀曰慶歴四年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

斬於塞下以示西人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五年三月甲戌朔以王瓔貪縱不武敗師誤國責授濠州團練使　弇州史料曰燕兵起命李景隆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為推輪親送之江滸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為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燕王之攻大寧遂進

溥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以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荊關時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敗將三

原賁軍 失屬 死冠賁軍之將賁敗也音奔 傳失屬亡師 責功 補過

增減死 除名 晉書曰張駿為涼州牧西域長史李柏請討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群心咸悦 隋書曰宇

丈述進軍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乙支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嶮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除名為民

死將 畔敵 宋書殷孝祖傳曰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使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于陣中流矢死 海録碎事曰將軍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注畔敵謂不敢當敵也

原困獸猶鬭 棄甲復來 荀林父敗晉侯將殺之士貞子諫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困獸猶鬭況國相乎 下宋華元事

將有敗謀 軍無成命 不

可以師 何以為將 增七軍皆沒 匹馬無返 魏志于禁傳曰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 海錄碎事曰孟明之敗匹馬觭輪無返者 歲在庚午 星在降婁 唐書薛仁貴傳曰吐蕃入寇命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擊之待封嘗為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仁貴約齎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獲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仁貴退居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 申脰就鞅 蹴足入絆 注見受降二 原陵心竊慕此 參肉足食乎 李陵書范

蠡不狥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君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爾　伍參欲戰孫叔敖云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　既謀之不臧　盡死而無悔　疏勒井竭將軍未降耿恭　居延矢窮都尉已沒李陵　楚殺得臣再世不競　秦用孟明卒復東征　亦既敗軍未及楚殺子玉　不能死寇猶望秦用孟明

敗將四

增獨與二十四騎還後漢書鄧禹傳曰禹與車騎將軍鄧宏擊赤眉遂為所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　赴澗死者

如積 晉書陸機傳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假機都督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

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 唐書屈突通傳曰通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通令桑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破二壁顯和以士疲乃傳餐食文靜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遶擊其背顯和遂潰通勢蹙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以此懷之

士死麻萆 又房琯傳曰琯分三軍趨京師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萆

垂狐尾 又曰吐蕃以累世戰沒為甲門賊懦者垂狐尾于其首以表狐之性怯

棄馬縋城而出 宋史徽宗本紀曰郭

藥師與高世宣楊可世等襲燕蕭幹以兵入援戰于城中藥師等屢敗皆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

用六甲法 又欽宗本紀曰金兵圍京城郭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大啓宣化門出攻金人兵大敗京托言下城作法引餘兵遁去

有敗氣 并州史料曰張玉率所部從燕王南下長興侯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玉請單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彼衆而囂我銳而整胡不相當也燕王顧玉而笑謂必從若吾倚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真定大敗其軍

敗將五

增文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曰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

善敗一

增通典曰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咸奔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　唐書李靖傳曰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宏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　又李嗣業

傳曰高仙芝為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絶而大食乘勝諸賊鋭於鬬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

又李希烈傳曰希烈反滑汴副都統劉洽率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時洽將高彦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彦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為書洽得書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傅城士奮出

希烈大敗

善敗二

原不亡 自若善敗者不亡 吳漢字子顔諸將見戰不利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勵器械帝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 增德 脩政晉趙衰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孟明再敗後增脩德政重施於人 亦能軍 終奮翼鄭敗王師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言雖軍敗身傷猶能殿師以退故曰能軍 後漢馮異鄧禹被赤眉所敗異棄馬步走至迴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堅壁約期復戰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萬餘人帝聞之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收之桑榆 為後圖 收餘燼漢晉春秋街亭

敗後或勸諸葛亮更發兵亮曰欲減兵思過則功可翹足而待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以為後圖民忘其敗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察傷夷　補卒乘　復成軍　益治軍

唐書段秀實傳曰高仙芝討大食圍怛羅斯城會虜救至仙芝之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衆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　又馬燧傳曰汴將李靈耀反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旗幟以犯王師忠臣之兵潰而西將遂歸燧止之益治軍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三

武功部十八 劒 匕首 鈌 斧鉞

劒一

原釋名曰劒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集韻曰鐔劒口也 字林曰璏劒鼻也 方言曰鞘謂之室 說文曰韜劒衣也亦曰襓(音饒) 周官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地氣然也 龍魚河

圖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冶其石成鐵作劒光明四照洞如水精割玉如泥　又曰劒名飛揚　管子曰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劒鎧矛戟此劒之始也　又曰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孫卿子曰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琭莊君之忽闔閭之干將莫邪巨闕辟閭皆古良劒也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覲良劒也　初學記曰周官桃氏為劒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　兩從半之劒脊兩刃

兩面殺趨鍔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劍夾人之所握鐔以上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却稍大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其後楚有龍淵泰有太阿工市吴有干将鏌耶屬鏤越有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諸劍吴越春秋曰干将吴人與歐冶子同師闔閭使造劍二枚一曰干将二曰鏌耶鏌耶者干将之妻名干将作劍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金鐵之穎未肯淪流干将夫妻乃斷髮剪指投之鑪中使童子二百鼓槖装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将而作龜文

陰曰鏌耶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以其陰獻之闔閭魏文帝有飛景流彩華鋒三劍見典論吳有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六劒見崔豹古今注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則斬於甲盾戰國策曰韓卒之劍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宛馮龍泉太阿此天下名器也見列子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劒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劒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帶劍見賈子禮之所興也劍之在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見春秋繁露舊制上公九命則劒履上殿儲君禮均羣后宜劒

為升殿或云漢魏儲君制不納爲則知劒履上殿久矣

漢儀諸臣帶劒至殿階解劒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用蚌金銀玳瑁為雕飾見周遷輿服雜事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劒上元夫人帶流黄澤精之劒　山海經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劒明古者通以錫銅為兵器　又曰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劒　增王海亢倉子曰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成紫蜺　又續志注曰漢舊儀乘輿帶七尺

斬蛇劒古今注高祖為亭長提三尺劒及貴别得七尺寶劒故儀因之 廣雅曰燕支蔡愉千勝墨陽並稱名劒 楚詞曰執棠谿以拂蓬乘干将以割肉

劒二

原左傳曰吴王賜子胥屬鏤以死 增詞林海錯曰荀子剄以獨鹿棄之江注與屬鏤同 原列子曰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寳劒童子服之郄三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

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焉若有物在莫識其狀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疾三曰霄練方晝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影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世矣　又曰宋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劒迭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刃切玉如泥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劒莊子曰臣聞大王喜劒臣有三劒惟王所

用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齊代為鍔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繞以渤海帶以常山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劒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擊於前此無異鬬雞一旦命已絶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　呂氏春秋曰荆

有佽飛者得寶劒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攘臂袪衣拔寶劒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圭　說苑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劒王取純鈎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煥煥

如氷将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劒者有市之郷三十駿馬千匹千户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造此劒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装炭太一下觀於是歐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為此劒取湛盧視之薛燭曰善哉含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劒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允常以魚腸湛盧豪曹獻吳王僚後闔閭為一女殺生以送死湛盧之劒惡其

無道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名風胡子問之此劒值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谿深而不測羣神上天歐冶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與況駿馬萬户之都乎　又曰伍子胥過江解其劒與漁父曰此劒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　越絶書曰楚王名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吴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劒乃令風胡子之吴見干將越見歐冶子干將使之鑿茨山洩其谿取其鐵英作劒三枚一曰龍

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楚王問之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鍔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市鍔從文間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可枉文若流而不絶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折晉鄭之頭畢白　史記曰吴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徐君塚樹

而去　又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矣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　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到豐西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　增又子貢傳曰越使大夫種言於吳王曰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

王大說　又任安傳曰有詔擇衛将軍舍人以為郎将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劒　原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帝使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至門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櫑磊落壯大貌　又曰陸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劒值百金其遊漢庭名聲藉甚　東觀漢記曰世祖時有獻名馬寶劒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

增後漢書應奉傳注延熹中詔曰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賜駁犀方具劒金錯把刀劒革帯各一奉其勉之　又蔡倫傳曰倫為上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秘劒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　原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修曽以寶劒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劒也　典論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四尺二寸選兹良金令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淬以清漳礪以礛

諸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高祖斬白蛇之劒咸見此劒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占者以為吳興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此氣愈明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劒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

其一匣而進之劒至光耀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劒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劒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劒忽於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劒入水變為龍逐視之見二龍相隨逝焉　沈約宋書曰世祖賜謝莊劒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　增唐書劉仁軌傳曰仁軌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劒

又高駢傳曰蕭勝納賄呂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劒須真人取之惟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　又南蠻傳曰南詔異牟尋獻鐸鞘浪劒鬱刃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並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劒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又曰

裴度發蔡州上封二劒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
度至郾城遇之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
上䟽言之　又曰西川黄頭軍使郭琪為田令孜激變
陳敬瑄命將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皆潰獨廳
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
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
汝齎吾印劒指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劒擊之墜水
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劒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

印劒於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印劒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又曰田令孜奉僖宗發寶雞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横以神策軍使王建晋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　又曰高郵鎮遏使張雄淮南人善劒號張神劒

五代史曰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元行

欽望其旗而識之一騎飛馳奮劒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　又曰霍彦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客淳于晏徒步以一劒從之榛棘間以免　又曰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安重榮拔劒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劒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八編類纂曰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弗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

急擊也且以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宋史真宗本紀曰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劒詣闕帝曰若奬用之民悉好劒矣遣還　兵畧纂聞曰孫炎為處州總制時上方事延攬秀民伏匿山谷中未肯出青田劉基最知名使者再往不出以一寶劒奉炎炎以為劒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作詩封還之仍草數千言陳天時人事

原鐵英　金韥上詳劒二下詳劒一　飾鮫　雕蚌山海經曰鮫鮒魚類也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劒口　周遷輿服雜事曰劒所從来久矣其後惟朝服帶劒晋朝代之以木貴者玉飾首賤者雕蚌詳劒一

龜文　龍藻上詳前叙曹毗魏都賦曰劒則含章飛景治剛露皓流彩之珍素質之寶乍虹蔚波映或龜文龍藻茗鋒氷幹紫韥霜杪服之可以威百蠻指麾可以開昏擾

步光　飛景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下詳劒二

齊金　楚鐵國語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入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下詳劒二

王頭　珠口晋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劒下詳飾鮫注

犀表　魚文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劒命彼國工以為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　淮南子曰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

擊則不能斷刺又不能入及加之砥礪則水斷龍角高誘注曰鈍鉤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

賜馮　賁魏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於闗中上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具劍張瑩漢南記曰魏應字伯任城人明魯詩章帝重之數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劍玦衣服

辟閭　巨闕並詳劍一

候天　占氣上詳劍一注下詳劍二

鼓槖　駭鑪上詳劍一注魏文帝典論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精而煉之其始成也五色駭鑪巨槖自鼓雲物髣髴飛鳥翔舞

遷地　徹天上詳劍一下詳劍二

墜竹　帶槐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造劍五枚三大二小三曰豪曹泰客薛燭善相劍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實非寶劍也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已殞其光亡其神此劍不登斬而辱則墮於飲中矣王曰寡人置劍竹盧上過而墜之斷金獸之頸飲濡其刃以為利也

周斐

先賢傳曰許嘉給縣功曹儀小吏常持劒侍功曹月朔晨朝並持炬火嘉於是忿然歎曰男兒為吏終不免賤役即拔火於地以劒帶槐趋出府門

太阿　干越　史記李斯諫逐客上書云今陛下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恱之何也　莊子云干越之劒匣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

神器　異物　張協七命云神器化成陽文陰漫雷焕云靈異之物終當化去

鐔衛　櫝䘫　俱詳一劒

上殿　入省　漢書蕭相國劒履上殿　梁冀帶劒入省張陵字楚中劾之以一歲俸贖罪

鄧師　宛馮　鄧國有善鑄劒者因以名宛人於馮鑄劒因以為號

斬馬　買牛　漢書朱雲請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謂張禹也　龔遂為渤海太守令人賣劒買牛

常盛　不折　史記衛綰景帝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使取之六劒常盛未甞服　莊子曰復讐者不

折鏌鋣　洗削　砥礪史記貨殖傳郅氏以洗削鼎食法言干將鏌鋣古之良劒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

增曳影　滅魂拾遺記曰顓頊高陽氏有曳影之劒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劒則飛起指其方則克伐未用之時常在匣中如龍虎之吟　又曰越王鑄八劒六曰滅魂挾之夜行不遇魑魅

玉珥　蒯緱楚詞曰撫長劒分玉珥　蒯草名緱把劒之物言其劒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也

氣白　色青拾遺記曰漢上皇賜高祖一劒高祖常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藏於寶庫見白氣如雲出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酉陽雜俎曰大歷中高郵人張存以踏藕為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尺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劒長二尺色青無刃

蘭葉　蓮花彙苑詳注曰唐詩蘭葉千旗照平浦蘭葉劒也

李白詩曰起舞蓮花劒行歌明月宫

扁諸 **靈寳** 潜確類書曰皇覧闔閭既鑄成干将莫邪二劒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劒 夢溪筆談曰錢塘閒人紹一劒削十大釘皆截劒無纖迹用力屈之如鈎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紘古之所謂靈寳劒也

斷水 **破山** 拾遺記曰越王勾賤鑄八劒一曰斷水畫水開則不合 廣異記曰有農夫耕地得劒賈胡售以百萬約明旦取之農夫夜歸庭中有石偶以劒指之石遂中斷詰旦賈胡載鏹至視之歎曰劒光已盡不復買矣農夫問故曰此名破山劒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寳山耳

吹毛 **吼血** 杜甫詩曰騎突劒吹毛杜甫南郊賦曰長劒吼血

斷豕 **揮馬** 唐書唐儉傳曰儉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於林帝射四發輙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劒斷豕頤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将擊賊耶何懼之甚 養痾漫筆曰陳同甫名亮號龍

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将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劒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

原錯荆玉　銜越金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劒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　下詳劒二

采山精　候月蝕一上詳漢劒書云韓延壽在東郡時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劒鉤鐔放效尚方事

禦羣凶　除妖氛傅元正都賦云苗山之鋌鑄以為劒其利也陸斷犀兕水截輕鴻灑奔駟於中衢斬蛟於大江将以威天下而禦羣凶魏文帝書曰僕有劒一枚明珠標首藍玉飾靶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賜陳遵

進孔休東觀漢記云陳遵破匈奴詔賜駮犀劒漢書朱博奏王莽為庶人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候之莽進其玉貝劒欲以為好休不肯受

進左手　捧

水心禮進劒者左手尊也　秦昭王三月三日曲水宴有金人於水中捧水心劒以奉王　五色

匣　千金銘西京雜記云高祖斬白蛇劒以七采珠九華玉為飾五色琉璃為匣刃上常如霜雪

光照於外開囊拔鞘輙有風氣射人　又云昭帝時茂陵人獻寶劒上銘之曰直千金壽萬歲　一人

敵　諸吏帶漢書項羽學劒不成乃曰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又云魏相以文吏為丞相

好武皆令諸吏帶劒奏事　司馬傳　東方學史記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劒論顯劒術也

東方朔十五學擊劒　衛君子　斷佞臣　增倚天外　入指

端上詳後長劒耿介注　孔帖九國志曰蜀許寂少學劒居四明一夕有村民夫婦揭壺酒訪寂而飲迭謡

以歡寂寂飲訖聞室中戛戛有聲視之有數劒飛躍寂甚懼夫婦顧寂笑曰奉以薄伎佐酒公何懼也及舉手

此劔皆入指端至夜分乃去明日有二僧至寂以其事語之僧曰此俠也知君好劔術欲来相教耳願公無好學凡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為陰物故婦人與僧尼皆學之言訖命水洗足以淨水拭之乃騰空而去

刻龜形　鑄兎膽刀劔録曰文帝以初元十六年庚午鑄三劔長三尺六寸銘曰神龜多刻龜形以應大横之兆　拾遺記曰昆吾山有獸如兎食銅鐵吳國武庫中兵刃皆盡忽見雙兎殺之有鐵膽腎方知兵刃為兎所食乃鑄鐵膽為二劔雄為干将雌為莫邪

韓信劔　項襄劔刀劔録曰赤烏中有人得韓信劔帝以賜周瑜子曰今劔甙絶側羸文鬵鐵卷鋋而稱以項襄之劔則貴人争帯之

生神芝　撞玉斗玉璽集曰唐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劔劔每生神芝則天下宴清如安史王巢之亂劔生黑煙屬天不差毫髮沛公已去鴻門宴使張良以白璧一雙獻項王以

玉斗一雙獻亞父亞父項王則受璧置之座上亞父拔劒撞玉斗而碎之 碎猴猊 遺龍鳳

杜陽雜編曰德宗将幸奉天自携火精劒出内殿因歎曰千萬年社稷豈謂狗鼠所竊耶遂以劒斫檻上鐵猴猊應手而碎上曰吾碎小冠如猴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劒也 孔帖曰

五代孫德昭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劒鬬雞綾遺之 揮雷霆 斷兕犀 記纂淵海

曰劒揮雷霆斾卷風雨淮南子曰砥利劒者非以斬縞衣将以斷兕犀 原德行則福

行德則興 太公金匱劒銘云德行則福德廢則覆大戴禮劒之銘云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仁義為劒 謀謨為劒 鹽鐵論云以道德為胄仁義為劒莫之敢

當莫之敢禦湯武是也 陳思王征蜀論云今将以謀謨為劒戟以策畧為旌旗 苗山之鋌

耶谿之鋌傅元正都賦云五采文身質美光炫激衝風於泰鑪飛光天之烈燄　張協七命云楚之陽劒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鍱越鍛成乃煉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

蛟龍捧鑪　男女進火又云雷公鼓橐蛟龍捧鑪抱朴子云以五月丙午日自取壯銅鑄五口下其銅於神鑪中以桂薪燒之以剛炭鎔之令童男女進火劒成各長三尺六寸五分帶之入水則蛟龍不敢近人

煉質定形　淬鋒飲鍔潘尼武庫賦云若夫大刀寶劒曠世絶殊煉質於昆吾之竈定形於薛燭之鑪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曰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

磨華陰土　代真人形雷煥得寶劒二取南昌西山黄土拭之光豔照耀送一劒與張華並送黄土張更以華陰赤土送煥

拭之劒光愈亮　神仙傳曰眞人去世多以劒代形五百年後劒亦能靈化

飾犀雕玉

綴珠飾璜

曹植七啓云步光之劒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傅元正都賦云龍淵太阿巨闕干將純鈎莫邪辟閭步光綴以南海之珠飾以夏后之璜

色如秋霜　色如秋水

淮南子云寶劒之色如秋霜越絶書云太阿劒色視之如秋水

陸剸犀甲　水截輕鴻

淮南子云夫鈍鈎磨其鋒鍔則陸剸犀甲名工清　陳琳武軍賦云其劒則越金楚冶棠谿涇皓刃苗山鋭鋒陸陷元犀水截輕鴻

斬犀截蛟　斷金切玉

劉子云薛燭之寶劒雖未陸斬元犀水截蛟龍而鋭刃之資亦已露矣下詳後指月倒蟾注

其値千金　可値萬金

呂氏春秋曰伍員逃楚至江見一丈

人剌小船從之求涉丈人剌船渡之已絶伍員解劒以與之曰此劒其值千金願獻之丈人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禄萬石金千鎰豈值千金劒乎辭不受世説云鍾會是荀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劒可值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處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於母取劒仍竊去不還

長劒七尺

長劒一丈

漢書廣川王去疾繆王太子也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劒王好之作七尺五寸劒被服皆效焉　班固幽通賦序云衛靈公太子蒯聵好帶劒長一丈公諫乃作短者長一尺公知不可以傳國乃逐之

天下名器　上世名器

烈士傳云干將為晋君作劒三年而成劒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以雌劒獻君留其雄者謂妻曰吾藏劒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劒在其中君若覺殺吾爾生男以告之及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得劒欲往刺

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君覺購求甚急奐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為之報乃刎首以奉晉君客令鑊煑之頭三日三夜不爛君往視之客以雄劒倚擬君君頭落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葬之名曰三王塚 典論云楚國太阿徐氏匕首皆上世名器

長劒耿介 長鋏陸離 宋玉大言賦云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劒耿介倚天外 楚辭云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冠青雲之崔嵬 注長鋏劒名

汲郡冢劒 子喬墓劒 王隱晉書汲郡冢有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 世語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盗發之者覩之無所見惟有一劒停在穴中欲進取之劒作龍鳴虎吼遂不敢近俄而徑飛上天

越女試劒 君大習劒 吳越春秋云越有處女道逢老人自稱袁公公問曰吾聞子善為劒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隱惟公試之袁公即杖箖箊竹竹

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即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别去　桓子新論云君大素曉習萬劒之名凡器遥視而知不須手持熟察

莒子好劒　宣帝求劒

左傳莒子庚與虐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　漢書外戚傳云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曽孫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張賀謂廣漢曽孫體近可妻廣漢遂與曽孫一歳生元帝數月曽孫立為帝平君為倢伃是時公卿議更立后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為后

袁紹竦劒　鄜生按劒

後漢書袁紹上書云臣獨将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劒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　楚漢春秋云上過陳留鄜生求見使者入通上問如何人曰状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鄜生瞋目按劒入言高陽酒徒非大儒也

拔劒而舞　舞劒欲擊

家語云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劒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劒

而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　史記項羽置酒會沛公亞父令項莊拔劍起舞欲擊沛公項伯亦起舞以蔽沛公獲免

納劍求地　解劍挂壁　管子云桓公與魯莊公及曹翽遇莊公與曹翽並納劍於懷而求割地　益部耆舊傳云趙祥好遊俠亭長辱之祥乃歎曰吾無大志故為人所輕乃解劍挂壁曰祥不乘駟馬車不復佩劍也

遺劍與兒　守劍於路　風俗通云沛國有富家趙某者子年數歲失母後妻復生一女性僻愛趙病會族人作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與兒年十五以劍還之後女不肯與請族人謂當以劍占之夫劍主以決斷死者度此女必不還其劍故以此令後人察之耳於是聞之官官乃奪其財悉以與子　先賢行狀云王烈字彥方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後將改過子幸

無使王烈知頃者老父失劍於路一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之懼後人得之劒主永失欲取而購募恐致差錯遂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曰守吾劒於路子請告吾姓名將以告王烈其人乃語之覓而視之乃昔時盜牛人也

末喜佩劒　李寄請劒列女傳云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劒帯冠　搜神記云東越閩中有嶺高數十里下北隰中有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巫覡云欲得童女常以八月祭之凡祭輙吞已用九女李誕有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劒往伺穴口蛇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寄便以劒斫殺越王乃聘為后

淬龍泉水　刻鹿盧形孟康曰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劒特堅利古龍泉劒之名取於此　古劒以玉刻鹿盧形

發硎之刃　出匣之鋒　增指月倒蟾　泛海驚鯢拾遺記曰越王勾踐

使工人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劒一名揜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曰斷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三曰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為之倒轉四曰懸翦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曰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為之深入六曰滅魂挾之夜行不遇魑魅七曰却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曰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削土木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

拔劒擊柱　鳴劒抵掌

漢書叔孫通傳曰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　後漢書論曰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劒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

黃蛇繞灘　青龍突陣

廣異記曰唐開元末武勝之知靜江軍忽見灘中雷逐一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之人戲以石投之中蛇鎗然作金聲雷公飛去吏人往視得一銅劒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劒　酉陽雜俎曰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䤋而旋

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後吐蕃入寇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謂神助將軍也青春知乃劒之有靈也

愬遺元翼　燧贈光顏　唐書李愬以寶劒遺牛元翼曰此劒吾先人嘗以剪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平之元翼拜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　又李光顏傳曰光顏嘗從河東軍為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乃解所佩劒贈之

操劒參乘　抽劒斷鞅　續漢書曰漢西京法駕出則侍中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劒參乘　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以諫齊侯將犯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

永治四方　各投五嶽　刀劒錄曰梁武帝命陶宏景造神劒十三口用金銀銅錫鐵五色合為之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　又曰周昭王鑄

五劍各投五嶽銘曰鎮嶽

刻漢平名 鐫魏武字

又曰漢平帝衎元始元年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佩之又曰魏武帝嘗於幽谷得一劍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嘗佩之

原章帝賜陳寵 安帝賜馮石

後漢書云韓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論者謂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東觀漢記云馮石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數日賜駮犀具劍紫文綬玉玦各一枚

增賣劍說韓信 投劍事陸機

山堂肆考曰張良事漢知韓信有將佐才假作道人賣劍時信在楚王麾下信見良問曰此劍何名良曰一曰將軍劍二曰諸侯劍三曰天子劍君若用此必覇諸侯信留良宿與之叙事良因說

信歸漢信從之　又曰戴淵少好遊俠常在江湖刼掠時陸機赴洛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機於船上遥相謂曰君才如此亦作刼耶非獨汚名亦玷宗戚淵遂涕泣投劒改過修行機珍重之便與定交

原侯時去國惡無道於吴王　入夜干星幸見知於

雷煥

劒四

增為隋侯劒立祀　漢書郊祀志曰神爵元年為隋侯劒立祀未央　授斬蛇劒

後漢書禮儀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黄門掌兵以玉具隋侯珠斬蛇寶劒授　唯得使社公神

搜記曰會稽賀瑀字彦琚得疾不知人唯心下温二日蘇云吏以將上天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

有劒使瑪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劒而出門吏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劒唯得使社公耳 記山川日月刀劒録曰夏禹子帝啓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劒藏之秦望山上刻二十八宿面背有文面文為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同寶昂之在汾州豐城寶劒賦曰異金陵之浮王氣同寶昂之在汾州 大梁氏之劒水經注曰梁國多池沼時沼中出神劒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劒 七星劒潛確類書曰唐太宗有古劒七星隱顯隨於北斗恒在燈下試之使人視雲氣過斗劒上逐星漸隐頃刻不差 疥瘍賓唐書顔彥暉傳曰彥暉為東川節度嘗會諸將堂上以所佩劒號疥瘍賓使養子瑶佩之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瘍賓 拜三動王又潮傳曰衆推劉行全為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剌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為

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

鱗鋏星鐔　酉陽雜俎曰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在莊居晴日藉膝翫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蚪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爾不堪君玩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墮黑氣著地數日方散

横磨大劍　五代史曰景延廣謂契丹使者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横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来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

直須長槍大劍　又曰史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則安所用哉

板橋王氏劍　又曰馮暉復鎮靈武前王令温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為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

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頋首領一人指其佩劒曰此板橋王氏劒耶吾聞王氏劒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玩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

六印加劒 錦繡萬花谷曰宋凌策舉進士後知益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劒遺之其後官劒外者凡六人以為異策處事精審所至有治迹

夢威寧伯貽劒 明王弇州史料曰王守仁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寶劒既葬而其子出威寧伯所佩劒為謝則宛然如熟覩矣益沾沾自喜

陳劒堂皇 又曰大司馬劉天和總制三邊萃羣帥而誓之大出賜金為牛酒饗士陳二寶劒堂皇指左劒曰有將不用命者狗此指右劒曰有卒不用命者狗此

馬援墜劒 兵畧纂聞曰倭賊入金山衛南門時衛指揮同知侯端率衆前至東門門閉不得入趍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弔橋斷端祝其馬曰我

命不絶汝當努力馬忽然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閒墜一劒於地馬銜起授端

劒五

增詩古詩陌上桑曰腰中鹿盧劒可直千餘萬　原魏文帝歌辭云越民鑄寶劒出匣吐寒芒服之御左右除凶致福祥　又歌辭云歐氏寶劒何為低昂白如積雪利若秋霜　魏曹植雜詩曰美玉生盤石寶劒出龍淵帝王臨朝服秉此威百蠻　晉傅元歌辭曰寶劒神奇鏤象龍螭文犀飾首錯以明珠光如電影氣燭紫微

宋鮑照詩曰雙劒将别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為天地别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隅千祀儻還并　梁吳均詠寶劒詩曰我有一寶劒出自昆吾谿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鍔邊霜凛凛匣上風凄凄寄語張公子何當来見攜　崔融詠劒詩曰寶劒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千户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胡　唐李嶠寶劒篇曰吳山開越溪涸三金合

治成寶鍔淬綠水鑒紅雲五彩䜭起光氛氳背上銘為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龜甲參差白虹色鹿盧宛轉黃金飾駭犀中斷寧方利駿馬羣騑未擬直風霜凛凛匣上清精氣遥遥斗間明避災朝穿晋帝屋逃亂夜入楚王城一朝運偶逢大仙虎吼龍鳴騰上天東皇提升紫微座西王佩下赤城田承平久息干戈事僥倖得充文武備除災避患宜君王益壽延齡後天地　郭元振

古劒歌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

良工鍛鍊經幾年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顔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絶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緑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增唐裴夷直觀淬龍泉劒詩曰蓮花生寶鍔秋日厲霜鋒鍊質纔三尺吹毛過百重

李賀春坊正字劒子歌曰先輩匣中三尺水曽入吴潭斬

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皮老蒺藜刺鸊鵜淬花白鷴尾直是荆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挼絲團金懸麗㲉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　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曰爗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又詠蕃劒曰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踔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李白獨漉篇曰

雄劍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羞澀喾生　又感遇詩

曰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

白居易鵶九劍詩曰歐冶子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

鵶九鵶九鑄劍吴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金鐵騰光火

翻熖踊躍求為莫耶劍劍成未試十餘年有客持金買

一觀誰知閉匣長思用三尺青蛇不肯蟠客有心兮劍

無口客代劍言報鵶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鐘

可劃不如持我决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為君使無私

之光及萬物蟄蟲昭蘇萌芽出　又詠李都尉古劍詩曰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仇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又詠折劍頭曰一握青虵尾數寸碧峰頭　韋應物古劍行曰千年土中兩刃鐵土蝕不入金星滅沈沉青脊鱗甲滿蛟龍無足蛇尾斷忽欲動

時中有靈豪士得之敵國寶仇家舉意半夜鳴小兒女子不敢近龍蛇變化此中隐夏雲奔走雷闐闐恐成霹靂飛上天　韓愈利劒詩曰我心如氷劒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劒鋒折决雲中斷開青天噫劒與我俱變化歸黄泉　孟郊詩曰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曹唐和周侍御買劒詩曰将軍溢價買吳鈎要與中原静寇讐試挂窗前驚電轉畧抛牀下怕泉流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見説夜深星斗畔等閑期尅

月支頭　宋歐陽修詠劒詩曰寶劒匣中藏暗室常夜明欲知天將雨錚爾劒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帝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鍋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氷此劒在人間百妖夜收形姦凶與佞媚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光射欃槍蔵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　蘇軾詩曰雨餘江清風捲沙雷公躡雲捕黄虵虵生空中如注矢雷公煜煜燒虵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虵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脇生

碧花猶是江西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為蒯緱彈鋏詠
新詩君不見淩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　明
潘仲文賦得雙佩劒送方生趍幕府詩曰延津雙玉虹
神物合雌雄易用千金購難為一割功塵埋餘斗氣歲
遠結陰風感激封侯去龍鳴出匣中　張元凱匣劒詩
曰生長夫差國家住専諸里鍛錬昆吾成一匣明秋水
秋水泠泠聲繞扉淒清中夜蛟龍歸空廬獨抱朗月卧
高天颯動霜華飛提携神物無人覺何来白虹長在握

鋒芒衛霍耀天山精靈荆聶傾河嶽結客紛紛向五陵呼盧博采且浮沉寧輸百萬留三尺懸在腰間酬寸心鸊鵜新淬光如彗照見人間不平事玉玦金環日月間匣中一匊明珠淚嚴城吹角秋夜清風凄月肅鄰雞鳴擥衣起舞欲拔劒無乃歲久青苔生莫邪空老無人齒世人共寶鉛刀耳幕南塞北行路難酬恩報怨竟誰是淪落沉埋一蒯緱恥將彈鋏動諸侯豐城不掩干霄氣越石何嗟繞指柔　俞仲蔚寶劒篇曰吾聞龍泉太阿

之寶劒此物往往鍾神英人間得名千萬載國内惟有
徵求兵昆吾之頡汝山精銀花繡出霜雪明星氣朝朝
鸊鵜紫龍光夜夜芙蓉生文章已足清朝貴勲業還為
猛將驚七雄五列雖已矣報讐報恩心未已非但飄淪
古獄邊亦會提攜楚城裏峥嶸磊落世兩見斷蛟剸犀
竊所恥天下嘗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朝馳咸陽
莫雲中此閒未必皆成功但看古来功名士殺身濺血
俱英雄嗟哉神物會遇亦有以至今升騰變化為飛龍

薛蒼寶劒篇曰昔聞歐冶鑄寶劒冶中蛟龍欻揮霍冶開火歇蛟龍失黯黯青雲吐芒鍔赤山丹液色鬱勃白帝金精氣縈薄翠珉磨出氷洞明寶鞘裝成金錯落鸊鵜膏瑩科斗字鹿盧玉映芙蓉萼坐上傳看疾風起尊前拔舞驚虹躍蚩尤蒼黄化日隕天吳辟易隨潮却果然魑魅忌精爽坐令神物藏冥漠由来世事不可測須臾淪落豐城側玉珥彫零苔蘚昏雪花蠹蝕塵沙黑當年得意斷犀象今朝失路埋荆棘地底龍眠鬼猶泣

斗間氣騰人未識泥塗汚辱君勿悲風雲變化時將逼掘獄重開雙寶刀入市爭酬萬金直自古英雄每如此平生蹉跌長歎息哀歌謾作行路難高飛自有橫天翼

李東陽挂劒曲曰長劒許烈士寸心報知已死者豈必知我心元不死平生讓國心耿耿方在此　沈貞吉詠劒曰三尺精靈夜吐輝曾聞天上化龍飛千金空落英雄手不斷人間是與非　蘇伯衡元潭古劒歌曰扁舟昔向元潭過聞有古劒留巖阿欲觀躊躇復不敢只

恐開匣踴躍翻滄波此時解后都城裏玉質珠輝那得比元靈外護朱草莖赤日天中湧湖水想當旌陽初鑄成橐籥元氣驅六丁星象失光彩白藏儲精靈不然長纔尺又半如何照室影淩亂神光免脫飛雪霜寶氣龍騰貫霄漢自從斬蛟江水中濁世餘子誰能庸長伴空山棲遁者但見白晝風雲從邇来閱歲未五十兩度江湖寄蹤跡瑤臺月夜聽吹笙金界晴空逐飛錫昔至燕京時太平今留石城氛祲清乃知神物等鎮圭冥漠自

有神提攜由來治忽係出處非是漂泊東復西聖明御九有妖孽俱授首既非假道斬大蛇何用軍中撞玉斗明朝且賦歸去來彭蠡扁舟落吾手申之以歌曰我知爾兮為赤虬上帝有命兮下土甾為民捍患兮萬歲千秋彭蠡之輿兮蜿蜒所鳩爾之歸兮徑中流慎勿奮飛兮從爾儔使我思爾兮離憂舞蛟鰐兮與鱔鰍　孫伯融寶劒歌曰寶劒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隂山太古雪為誰結此青芙蓉明珠為寶錦為帶三尺枯蛟

出氷海自從虎革褁干戈飛入芒碭育光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日時見蜿蜒走虛室我逢龍精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歲大旱為霖雨　王元章劒歌行曰先輩匣中三尺水斬蛟曾入吳潭裏提歸未肯策奇勲軒冕泥塗真戲耳雞林削鐵不足比昆吾百錬安能齒淬花不瑩鸊鵜膏棹罰却敲鸞鳳髓憶昔破敵如破竹帯霜飛渡桑乾曲於今繡

澀混鉛刀不遇何異荆山玉驚雷夜作青龍哭血痕冷
剥苔花緑野人一見駭心目到手撫摩看不足雪花皎
皎明闌干毛髮凛凛肝膽寒老軍弊将長慨歎願欲置
諸武庫閒書生無用且挂壁引杯時接殷勤歡天眼太
高俗眼頑鋭鍔宜許兒曹看先生有志不在此出處每
談徐孺子清高厭覔萬户侯笑引江山歸畫史我来四
十鬢已班學劒學書俱廢弛五更聞雞狂欲起何事英
雄心未已

原銘漢李尤寶劒銘曰五材並用誰能去兵龍淵曜奇太阿飛名陸斷犀兕水截鯢鯨縉紳咸服翼宣儀刑豈徒振武義合金聲　後漢崔駰刀劒銘曰歐冶運巧鑄鋒成鍔麟角鳳體玉飾金錯　又刀劒銘曰龍淵太阿干將莫邪帶以自衛曅曅吐花　士孫瑞劒銘曰天生五材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勲伐彌彰曁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劒巨闕墨陽精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曜威耀武震動遐荒楚

以定霸越以取彊　晉傅元劒銘序云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劒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劒所以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親用之銘曰先文耀武以衛乃國　裴景聲文身劒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劒耿介體文經武陸斷元犀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張協泰阿劒銘曰泰阿之劒世載其美淬以清波礪以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增孔帖潘存實蔵劒銘曰龍入泉星上天雄雄神器蓄在

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德雖百煉之鋼於愛身也奚力

增贊唐李德裕贊曰公之智决利若青萍

增七晉張協七命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鏷越鍜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隂漫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氷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為工絶重甲而稱利云爾

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成風此蓋希世之神兵也

增賤魏陳琳賤曰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刜鐘無聲應機立斷

原啓梁簡文帝謝敕賚方諸劒等啓曰繞發紫一作函玉

雕奇溢目始開泥一作牙檢麗飾文陳巳匹丹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自貴器用惟宜寒暑無華左右相照

沈約為東宫謝勑賜孟嘗君劒啓曰田文重氣狗名四豪莫及寳劒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懐

匕首一

原鹽鐵論曰匕首短劒也長一尺八寸　通俗文曰匕首劒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諸葛故事曰

成都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典論曰昔周魯寶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孫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又曰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三其一理似堅氷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增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恃也

匕首二

原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

謝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帯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按其匕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也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就李仲文學隐術久無所得患之張懐匕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寧可殺　增魏志典韋傳曰韋有志節任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讐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

車載雞酒僞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並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　談藪曰烏珠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珠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烏珠覺驚問婦曰將殺烏珠曰何故曰我夫為汝殺吾欲報仇烏珠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為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即以嫁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為烏珠也　弇州史料曰張

大司馬佳允為滑令一日晏坐有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匕首交置於項乃知為刼賊

匕首三

原曹沬投　専諸進曹沬為魯莊公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獻遂邑之地莊公與齊桓盟於柯曹沬執匕首刼齊桓左右莫敢動問曰子將何欲沬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壊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還魯之侵地既而曹沬投匕首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

曰不可吳公子光將令專諸殺吳王僚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乃請王僚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使專諸置匕首於魚腹中而進王既至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闔廬立乃封專諸子為上卿

楊懷佩 鄧遵得 零陵先賢傳云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諫不聽備亦設宴請璋及子禕懷從之酒酣備先懷佩匕首乃出其匕首謂曰將軍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乎懷遂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汝小子何敢間吾兄弟之好耶懷罵言未訖備斬之 東觀漢記云鄧遵破匈奴得匕首三千枚

增 趙匕首 燕匕首 李白詩曰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復歷秦 又曰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

原 虞帝匕首 高宗匕首 漢書王莽傳云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

拾遺記云漢太上皇得高宗匕首

藥焠以試　圖窮而見史記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荆卿荆軻獻燕地圖圖窮而匕首見

提入彊秦　擿中銅柱荆軻云提一匕首入不測强秦荆軻引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

增兩刃匕首　百金匕首後魏叔孫俊傳曰太宗初命俊與磨渾等拾遺左右朱提王悦懷刃入禁中欲為大逆俊覺悦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悦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之　下見藥焠以試注

匕首四

增水斷虬龍陸斬虎兕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雖難識疑

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笑答曰為天子鑄劒慎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辭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剛礪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昴星為輔佐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為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切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歛鍔終為鄙器上皇則解匕首投於鑪中俄而煙𦦨衝天日為之晝晦及乎劒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劒工人即持劒授上皇上皇賜高祖高祖常佩於身以殲三猾天下已定吕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吕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吕擅權白氣亦滅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

兵器名曰靈金內府北帝所佩通鑑唐紀曰高駢好神仙信任呂用之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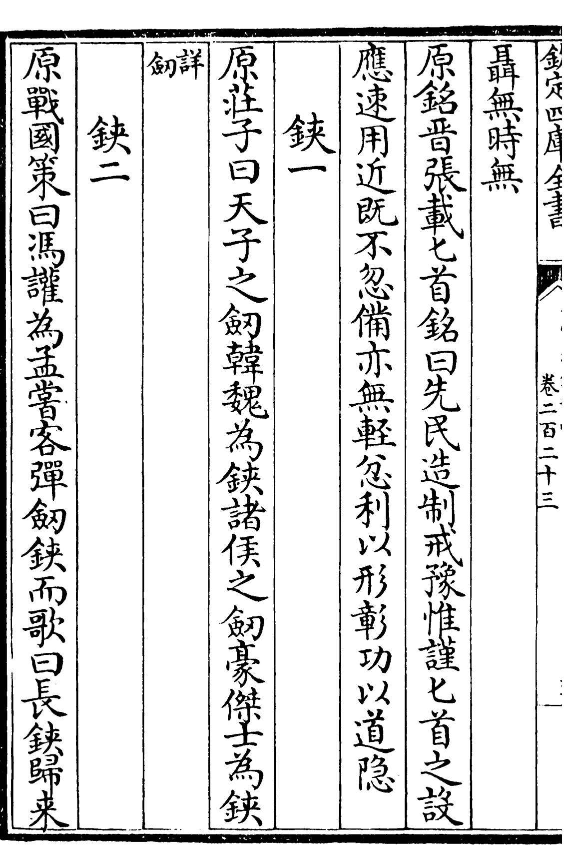
不刺頭星槎勝覽曰爪哇國人生子一歲便以匕首佩之名曰不刺頭以金銀象牙雕琢為靶凡男子老幼貧富皆佩於腰間若有爭詈即拔刃相刺蓋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事矣

羊角匕首說淵聶隐娘傳曰隐娘自言被一尼挈去教之劒術授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為水

匕首五

增詩唐李白俠客行曰少年學劒術匕首插吳鴻由来

萬夫勇挾此生雄風　明王原吉小匕首歌曰水晶生苗月芽直彗芒披雲雷流㵳蟄蛇斷尾短草間海鶻褪翎霜雪色宋斤魯削讓哨刻金錯錐刀豈其敵吳鴻扈稽飛著體不曽為主開邉鄙嗟茲神物久泥滓用之可以報國士簷氷卓筋日黯空稍玩股掌生雄風鮫魚室卧縞帯影長鈹辟易萬雉墉古昔客揕秦王胸幾仆翠鳳咸陽宮由来意氣泰山重命甘燎毛不旋踵誰隨荼古制鑄小之佩稱衣冠加珌琫我歌三歎淚淋裾曹鱄豫



聶無時無

原銘晉張載匕首銘曰先民造制戒豫惟謹匕首之設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忽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鋏一

原莊子曰天子之劒韓魏為鋏諸侯之劒豪傑士為鋏詳劒

鋏二

原戰國策曰馮諼為孟嘗客彈劒鋏而歌曰長鋏歸来

乎食無魚

鋏三

增齒鋏　鱗鋏左思吳都賦曰毛羣以齒角為矛鋏下詳劒四鄭雲逵事

鋏四

增詩魏曹植詩曰長鋏鳴鞘弓

原銘晉張協長鋏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鋏陸離弭凶防違素刃霜厲溢景橫飛　又短鋏銘曰器用多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鋏清暉載爛昔在先朝戢兵靜亂

惟皇寶之優而弗玩

斧鉞一

增釋名曰鉞豁也所用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字林曰鉞王斧也　書顧命曰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　詩曰武王載斾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　太公六韜曰將既受命乃

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鑚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尉繚子將令曰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漢書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晉書天文志曰天槍三星在北

斗杓東一曰天鉞曰天之武備也　又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　摯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潛確類書曰黄帝作斧鉞　又曰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戚為斧揚為鉞斧小於鉞鉞大於斧　又曰有玉斧資斧方斧月斧　海録碎事曰蕭斧越斧也　太元經曰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

也　崔豹古今注曰金斧黄鉞也鐵斧元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黄鉞為乗輿之飾大将軍出征得加黄鉞者以銅為之黄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

斧鉞二

增左傳曰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魏絳至授僕人書将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

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　又曰昭公四年楚子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狥於諸侯　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　司馬法曰夏執元戉殷執白戉周左杖黄戉右秉白旄說文云戉俗作鉞非是　後漢橋元傳曰四府舉為度遼將軍假黄鉞　吳志陸遜傳曰

曹休舉衆入皖乃名遜假黄鉞為大都督逆休　玉海曰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賜金斧鉞一具　又曰魏辛毗杖黄鉞當軍門立　又曰晉安平王孚王導為大司馬皆假黄鉞　又曰謝安太保進加黄鉞　五代史曰王凝妻李氏凝卒李氏携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

一手並汙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

斧鉞三

原飾怒　耀威　禮記曰軍旅鈇鉞先王所以飾怒也曹植王仲宣誄曰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式違陳戈講武

專征　行罰　史記曰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　楚詞云后辛之葅醢兮殷宗用之不長王逸注云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黄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長久

增狂章　劈正　太公兵法曰斧神名狂章　輟耕録曰劈正斧以水蒼玉碾造

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粲然自殷時流傳大朝會則一人持之立於陛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原建齊斧 樹齊斧 馬融東巡頌云飛絳旗之彪虎載日月而招搖建匏瓜之齊斧揮工倕之靈鞀 成公綏云元冬暮歲三時既終南軫晨曜東壁夕中嚴霜肅然寒氣始隆於是建吳戈樹齊斧鳴金鼓陳虎旅將校獵以展成順天時而講武

仗黃鉞 建元鉞 尚書牧誓云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孔安國傳云鉞以黃金飾斧左手仗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 崔豹古今注云元鉞諸公主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為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為戒也

增大車斧 大柯斧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元年四月乙丑詔曰作瑯琊王大車斧六十枚侍臣劒八枚將軍手戟四枚 太公六韜曰大柯斧刃廣八寸重八斤一名天鉞 黃金飾

蒼玉造上見仗黃鉞注下見劈正注　先凱樂　齊軍旅周禮夏官大司馬若
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獻於社　陳琳檄
吳將校部曲曰要領不足以之膏齊斧注云斧所以整
齊軍旅也　蚩尤秉鉞　方相秉鉞張平子西京賦曰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
禦不若以知神姦又東京賦曰方相秉鉞巫覡操茢　繫表於斧　鐫名於斧
通鑑唐紀曰初厥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
頃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讐
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寃狀欲之
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
弇州史料曰孝子王世民其父為族凡毆死世民尚稚
既長每歲旦即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兩筳箄卜之不
吉則掩泣而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冶工所鑄一利刃
已厥其薄不任棄之復為剛斧鐫姓名於背而匣焉日

伺族子所之

斧鉞四

增繡衣持斧漢書雋不疑傳曰武帝時盜賊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

伐朝菌說苑善說篇曰摩蕭斧而伐朝菌

棨戟即為斧鉞後漢書郭躬傳曰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傳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名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儀鍠唐書儀衛志黃麾仗第二行儀鍠五色幡宋朝志儀

鍠鉞屬秦漢有之唐用為儀仗刻木如斧柄以黄上綴小錦幡五色帶

畫大渡河宋太祖建隆四年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

寧言而死於斧鉞宋張浚母計氏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

仗兩鉞弇州史料曰宣平王朱永與王越厚相結而出入中貴人汪直門兵部尚書陳鉞既以建州之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有閹而優者阿丑嘗於上曲宴為中貴武狀者挾雙斧踉蹌而前人問之曰我汪太監也已左右顧其手曰我惟仗此兩鉞耳

斧鉞五

增賦晉張平子東京賦曰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

翔參壚授鉞四七共工是除四七二十八将也　又曰戴金鉦而建黄鉞

增制唐天寶制曰黄鉞古来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黄理或未當其鉞宜改為金鉞副鉞威武之義焉

增文漢終軍上對曰大将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魏陳琳檄吴将校部曲文曰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

破　又曰仗鈇嬰鉞首腰分離

增論鹽鐵論繇役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横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决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　晋范蔚宗宦者傳論曰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